

岳

永

红

译编

伏特加酒之歌

Shanghai Wenhua Chubanshe

万国风情丛书

文化随笔系列



42.86
C40.

42.86
C40

36
流通3清

伏特加酒之歌

万国风情丛书·文化随笔系列

上海文化出版社

岳永红 译编

116

责任编辑：项纯丹

封面设计：官 超

尾 花：张 懿

伏特加酒之歌

岳永红译编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 绍兴路 74 号

电子邮件: 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bcm.com

新华书店 经销 上海市书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092 1/32 印张 12.5 插页 2 字数 246,000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80646-101-9/1·263

定价: 18.00 元

前 言

著名作家柯灵认为,散文须学、须识、须情,合之乃得“深远如哲学之天地,高华如艺术之境界”。苏轼写的散文,笔力纵横,挥洒自如,行文之自然犹如行云流水。他在《自评文》中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汨汨,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他这段话正说明了散文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信马由缰,为文无法。”或者说,“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散文的魅力就在于笔调轻松,情感真挚,妙语连珠,意趣横生。林语堂在《小品文之遗绪》中写道:“我所要搜集的理想散文,乃得语言自然节奏之散文,如在风雨之夕围炉谈天,善拉扯,带情感,亦庄亦谐,深入浅出,如与高僧谈禅,如与名士谈心,似连贯而未尝有痕迹,似散漫而未尝有伏线,欲罢不能,欲删不得,读其文如闻其声,听其语如见其人。此是吾所谓理想散文。”

由此可见,散文的创作极具“个性”,其笔调因人而异,或凝重,或冷峻,或委婉,或劲健,或缜密,或飘逸,或洗练,或含蓄,其风格之变化可谓千姿百态,异彩纷呈,因此散文的翻译较之小说的翻译更难些。但是,将国外的新潮派或

现代派散文译介一些进来,以供国内读者赏阅,或供中国散文界借鉴,实是一桩极有意义的事情。

去年秋天,应上海文化出版社之约,我们开始筹划编译这套丛书。最初,想按英、法、俄、德、西、日、阿等七个语种,每个语种编译一本。可是,使用英文、法文、西文、阿文的国家很多,而像英美这样的文学大国,要它们的散文选编在一起,又似乎不甚妥当。若按国别选编,一些拉美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的散文,似乎又难以独立成卷。几经斟酌,最终决定兼顾语种和国别的因素,将这套丛书分为八卷,即:《鹰隼的目光》(美国)、《绅士的格调》(英国为主)、《梦幻国度的声音》(法国为主)、《伏特加酒之歌》(俄罗斯)、《黑森林之风》(德国、奥地利、瑞士)、《风流樱花雨》(日本)、《孤独的探戈》(西班牙及部分拉美国家)、《天方智慧鸟》(阿拉伯地区国家),并定名为《万国风情丛书——文化随笔系列》。

在着手编译之前,我们定下了几条选编原则:一是在时间跨度上,基本上选二战结束前后至今发表的散文(包括某些作家身后发表的遗作),以便突出一个“新”字,把外国的现代散文和当代散文译介给读者;二是以选名家散文为主,兼收一些新人新作,一般每位作家的散文限收一至三篇,以便突出一个“广”字,让读者在每卷有限的篇幅中欣赏到更多作家的名篇佳作;三是所选散文,在内容上要有一定的文化品位,体现异国他乡的风土人情;四是所选篇目的编排体例,统一按作家原名的字母先后顺序编排。

尽管我们的愿望是要遴选出外国文化散文中的精品,但由于国内现存的外文书刊来源有限,我们在查找原文资

料中还是遇到了不少困难,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最后,为了弥补遗珠之憾,不得不酌情收入一些散见于国内少数文艺刊物上的译文,或国内已出版的某些外国作家文集

中的译文。

然而,为这套丛书承担译事的所有译者,不畏艰难,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之余,还是积极参与合作,如期交出了译稿。在此,我们要对他们深致谢意。

尽管在这套丛书的编译过程中,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但由于选编者眼力的偏差以及可选资料的局限,不可能做到每卷文选皆为精品。此外,还由于各人学识上的差异,译笔也不尽相同。其中的疏漏和不妥之处,务祈读者不吝赐教。

李棣华 鲁方根

1999年8月18日于上海

(本书中有些选文作者的联系地址难以找到,故无法付酬,请有关作者见书后及时与我社联系)

目 录

赋予我生命的湖·····	1
阿斯塔菲耶夫	
女歌手·····	5
阿斯塔菲耶夫	
落 叶 ·····	13
阿斯塔菲耶夫	
光与善的骄子	
——忆亚历山大·勃洛克·····	20
阿赫玛托娃	
巴黎往事	
——忆阿美德·莫迪利阿尼·····	26
阿赫玛托娃	
白天的星星 ·····	36
别尔戈利茨	
永生的鲜花 ·····	47
别尔戈利茨	
瞬 间 ·····	53
邦达列夫	
金 色 ·····	62
邦达列夫	

森林与散文	68
邦达列夫	
在原始森林里	72
邦达列夫	
文明的孩子	80
布罗茨基	
哀泣的缪斯	90
布罗茨基	
静	101
蒲 宁	
“希望号”	108
蒲 宁	
在一条熟悉的街道上	113
蒲 宁	
革尼撒勒湖	117
蒲 宁	
太阳神庙	124
蒲 宁	
诗歌决不能没有家	138
叶夫图申科	
从寂静中走来的叶赛宁	150
叶夫图申科	
面包会自己走路	162
叶夫图申科	
气 球	172
科热弗尼科夫	

树窟窿.....	175
科热弗尼科夫	
表.....	178
科热弗尼科夫	
茨冈王国.....	185
科罗特凯维奇	
雷 雨.....	199
纳博科夫	
柏林的夜晚.....	204
纳博科夫	
海 港.....	209
纳博科夫	
幼 年.....	217
帕斯捷尔纳克	
我的邻居斯克里亚宾.....	225
帕斯捷尔纳克	
塞瓦斯托波尔旅馆.....	233
帕乌斯托夫斯基	
《金蔷薇》续篇.....	246
帕乌斯托夫斯基	
森林里的居民.....	252
帕乌斯托夫斯基	
通向友人之路.....	256
普里什文	
沉 思.....	266
普里什文	

人类的镜子	278
普里什文	
贝加尔湖啊,贝加尔湖!	285
拉斯普京	
幻 觉	295
拉斯普京	
五 月	304
谢尔古年科夫	
林中随想	314
谢尔古年科夫	
为人类而艺术	
——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说词	323
索尔仁尼琴	
手掌上的几粒石子	337
索洛乌欣	
马雅可夫斯基印象记	350
楚科夫斯基	
列宾与马雅可夫斯基	359
楚科夫斯基	
爱因斯坦	366
爱伦堡	
奇异的智利之行	375
爱伦堡	
我叹服于海明威的技巧	387
爱伦堡	

赋予我生命的湖

阿斯塔菲耶夫

……十五六岁的我，试着给自己挣饭吃。父亲替我在离叶尼塞河岸三公里远的马科夫湖上扎了一只小筏子，还从河岸上搬些石头来，在上面砌了个炉灶，于是我便在这个小木筏上开始生活和捕鱼。

永远不化的冻土。没有个铺垫睡在地上是不行的。再说独自一个人睡在湖岸上大森林里，真有些可怕。

在湖上可就是另一回事儿了。

如常言所说，朝霞与晚霞亲吻。而朝霞晚霞之间，完全是一片寂静和一层又一层的迷雾，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理所当然地进入了梦乡。只有黑啄木鸟在河岸上敲打着干燥的树干，发出长串长串的得得声，滨鹬鸟不成腔调的吱呀乱叫，偶尔传来狗鱼在草丛里啪啪的击水声，于是，便会从那儿突然蹿出一些银色的小鱼来。麻鹤像人似的，在苔草上和泥泞的河岸上啪嗒啪嗒地踩着，从草丛里搜出一些小青蛙、甲虫和小树根来，又满不在乎地一甩脑袋，把它们从长嘴里随意掷进草丛中。这种阴阳怪气的鸟用它妖精似的啼叫声在静悄悄的时刻里震荡着四周的沉寂，另一种鸟从湖边的沼泽地里嘶哑地跟它呼应着——或许是正在换毛的雄

鸟吧。

我在一早一晚，趁着霞光，用钓钩和捉梭子鱼用的网捕鱼。鱼非常多，我一个晚上能捉满满一口袋鲈鱼、鳊鱼和狗鱼。我把鱼从口袋里倒在岸边一个树桩子下面黄黄的冻土上，一直存到父亲来取。他在树桩旁给我留下面包、盐，有时还有点儿糖，然后把鱼拿走，很便宜地卖给轮船上的人。

我把筏子停在湖中央，好让风吹散周围的小蚊虫，然后点起一盏灯火，便躺在苔草垫子上睡觉，身上盖一件破旧的短皮大衣。我没有感受到什么害怕和孤独，我在一开头的几天里就克服了、经住了这些。湖，还有湖上所有的一切有生命的东西，把我当做自己人看待，我们之间的友谊是相互交融、彼此信赖的。

结结实实睡上一两个钟头，湖上便升起了迷雾，从歪斜的北极森林后面滚出来的太阳有一小会儿要被这晨雾遮住，然后近处野草丛生的大小岛子便开始从浓雾中现形。湖岸望去好像是一片稀稀拉拉的赤杨树林，夹杂着歪歪斜斜的枞树和白桦树。白桦树上到处是一片黑色。然而雪松和落叶松即使在这里也仍然是雄伟挺拔的。它们用自己的苍青翠绿补缀了大森林中坑坑洼洼的地面，遮蔽了瘦弱的小树苗以及铺满苔藓的、红色越桔和瓦灰色水越桔丛生的林中空地。

最早从我筏子旁边钻出水面的是鸭子——潜水鸭和赤颈鸭。嘎—嘎—嘎——它们说个没完。睡觉呐，老兄，睡得真香呀，可是天都亮了，该起床啦。鸭子们钻到筏子底下，寻点儿面包屑、鱼肚肠和所有在我身边能够到嘴的东西。

接着出现的是鹅。它们在水面上拍打着翅膀，活动活动身子，彼此谈谈各自听到的新闻，或许，也谈它们昨夜所做的美梦。鹅群排成坚定不移的队形向小筏子游来，把鸭子们赶走。我在小筏子上坐起身，伸伸懒腰，打一个哈欠。而这群鹅便挤成一团望着我，嘎嘎地叫着——喂，它们说，你的情绪可好啊。

黄昏时，如果捉住小鱼儿，我并不把它丢回水里，而是留在饭盒里。我把小鱼儿丢给鹅，望着它们怎样连叫带吵地攫取食物，一边对它们哈哈大笑。我试着用手喂——它们从我手指中间把鱼儿抢去。这时鸭子也窜过来，像木橛子似的从水里钻出来，从一只瞠目结舌的鹅嘴边把食物抢走，而那只鹅还在原地打转转，嘎嘎地叫，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甚至摸透了一些鸭子和鹅的性情：有的爱偷东西，有的好打架，有的会耍无赖，有的又懒又糊涂，有的是些和气勤快的小伙子，有的是些轻佻的大姑娘。那些红头顶的赤颈鸭尤其来得轻佻。但总的说来，这都是些好人，跟它们在一起我快活、自在，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可是还得抓紧时间捉鱼呢！

我把钓竿梢儿甩到湖上，于是，一群羽毛的族类在湖面上啼叫着，翅膀啪啦着，向四面八方飞起。鹅群向一边游去，不时吵架似的叫一阵，好像在对我不生气。鸭子的性格很单纯，也不爱记仇，它们只顾在筏子旁边咕噜着，老是企图把鱼儿从钓钩上拽走。我噓噓地赶它们走开。我们好像在做一场游戏。

在这段时间里，浓雾渐渐消散了，湖上撒满阳光，沼泽地上的迷雾隐退了，蚊蚋云朵一般向岸边无风的发着腐烂气味的地方涌去。蜻蜓在草叶上厮打，水中的蜉蝣聚成一团，水老鼠在苔草上闲荡，而同时，天鹅也柔声地吱吱啼叫着，从狭窄的水草丛生的沙滩后游了出来。在湖的这一角总共有两只天鹅，它们把刚刚长出羽毛的小天鹅藏在草丛里。它们根本不理睬我。它们十分庄严而尊贵地不出声响地在清净的水面上滑过，彼此间一边低低地谈着什么，然后便开始吃起东西来——它们不屑吃我递上去的食物。

我把钓竿塞在筏子的木头缝里，眼望着这对天鹅。在我的四周：湖水，好像被这对鸟儿的雪白照亮了一样，草地、树木、丛林——变得更加漂亮、清洁了。周围充满一种神圣感，世界是那么美好，那么处女般地安详，让我不由得想要去抚摸一下这两只天堂鸟儿的羽毛，吻一吻每一张被露水冻伤的叶片、每一根饱含树脂的松针和每一只小蛾子，因为它们生存着，而我和它们同在。

有时我感动得不能自己，便哭出声来。我下意识地惋惜我的母亲去世了，她既看不见这个一切跟有生命的东西息息相通的世界，也不能跟我一起为这个有生命的东西的世界而快乐。

后来在我的一生中再不曾有过如此美妙、如此纯洁的眼泪。那时，心儿曾因这些眼泪而憔悴，我只想去爱一切，对一切东西和一切人满怀善意。

(智 量译)

女 歌 手

阿斯塔菲耶夫

那时候航标灯还是用木头做的，它们安装在木头的直角弯头上，小金字塔形的顶端闪烁着白色和红色的圆顶灯笼，里面放的是煤油灯。白天，父亲把煤油从一只生锈的大铁桶里灌到灯肚里去，把灯肚灌满，盖尔卡扶着漏斗，把连着灯芯的灯头旋入灯颈。然后她到下面的河岸上去，与父亲一起洗手，用杂夹着小漂石的沙子擦双手，于是小手掌里响起了窸窣声，双手也就变白了。不过，它们依然散发着煤油的气味，她的小衣服也始终散发着煤油味，小木屋里也散发着煤油味。盖尔卡已闻惯了这种气味，所以也就觉察不到它了。她也过惯了蛰居在远离人烟的小木屋里的生活，一种既没有小女伴，又没有儿童游戏的生活。她有一种游戏——扮演航标工人。可是她不认为这是游戏，她不是在扮演，她是在当一名航标工……

太阳刚刚傍山，它的下缘部分刚刚被远方的山坳削齐，盖尔卡就已经开始忙碌起来。她沿着木梯阶在陡削的岸坡上上下下地奔跑，把油灯、船桨、一只小水桶（舀水用的）、两件旧的棉背心（给父亲和自己穿的）拿到小船里去。她一本正经地皱起淡白色的双眉，站在船旁，用一只手指头点着数

灯,思考着有没有忘掉什么东西。然后她模仿着亡母的样子和声音,朝着小木屋转过身,打从河边高喊:

“你还要在那儿磨蹭很久吗?”

父亲用响亮的咳嗽声作回答,一面像翅膀似地拍打着高统胶鞋的宽靴统,一面不慌不忙地朝着小船走下来。这时,他卷了一支烟,开始胆怯地拍打自己的口袋。

“又忘带火柴了吧?!”盖尔卡板下了脸并从旧棉背心的口袋里掏出一盒硫磺火柴,“拿去吧!你真是一点记性也没有!”

父亲从两只拢成船形的手掌里点燃了烟,一面难以觉察地微笑着,一面用一只眼睛也视着心事重重的小姑娘:她郁闷地皱起了眉头,拖着一根编得不太高明的小辫子,长着一只有点潮湿的鼻子,穿着一双凉鞋,鞋底业已磨平,鞋面也被水冲成灰白色了。他把女儿抱在手上,让她坐在小吊座里,不知不觉地顺手把潮粘粘的鼻涕从她的鼻子里拂掉,然后把棉背心披在她那肩胛骨尖尖耸起的脊背上。

“祝福吧,启航了。”盖尔卡按老太婆的腔调说。

父亲沉甸甸地压在小船上,在石头滩上用力地浮送着小船,常常使盖尔卡后倾,使她从吊座上跌下来。

“哎唷,哎唷!”盖尔卡在船的底板上手脚乱蹬,从棉背心里探出身来埋怨道,“有力气,就不要动脑子了!”

父亲穿着湿淋淋的高统胶鞋走上小船,把盖尔卡抱上吊座,蹒跚地朝船尾走去,先拿起尾桨,然后再拿起篙子开始沿着河道把小船撑上去,一直撑到兔子岛为止。一个浅沙滩从岛的尾端斜着伸入河中,一盏红色的航标灯把它标

了出来。

正当他们忙碌着，工作着，把小船沿河道撑上去的时候，傍晚已经悄悄地从山上降临下来了。它无声无息地从深谷里爬出来，使整个世界连同这条小河和群山都改染上了傍晚的夕光。

盖尔卡觉得傍晚是一位温和的、长着大胡子的和沉默寡言的老爷爷。他正在山背后抽烟斗，因此那边的天空是红彤彤的。他微微颤动着胡子，不时地在搔痒，因此水中悬岩的倒影在徐徐地晃动，山上的白杨林也在沙沙作响。老爷爷在山里觉得冷，就从干枯的落叶松的林梢上用猫头鹰的叫声讨皮袄穿。老爷爷在森林里躺下睡觉时，边打哼哼，边翻身，并用烟斗磕击一棵干枯的老树墩，就像一只黑色的大啄木鸟在啄敲树墩。

老爷爷在那儿睡了很久，渐渐地安静了下来。他的烟斗熄灭了——山背后的天空也渐渐冷却。老爷爷用狭谷当鼻孔在呼吸——河面上渐渐地爬满一道道轻柔的雾带，它们荡漾在水面上方，停落在兔子岛的河柳丛中。

老爷爷终于合上了眼睛，不再翻来覆去，不再打哼哼——周围的一切都停止颤动，停止敲叩了，甚至连树叶也不再沙沙作响，以免惊扰老爷爷，因为他虽说是一位温和的老爷爷，但却愁眉百结、阴沉寡言，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篙的铁尖戳在河底的石头上发出阵阵咔嚓声，船首激起哗哗的响声，小船边颠簸边迎着湍急的流水向上移动。盖尔卡让双手垂在舷外，倾听着入夜前的充满活力而又暖和的河水是如何搔弄她的手指的。